

碧海牧歌东寨行

□李海州



AI制图

清晨的沈家门渔港在薄雾中醒来，我站在国际水产城的码头上，望着那艘即将起航的“浙岱渔养0001号”。海水在晨光中呈现出铅灰色的光泽，一波一波地拍打着船舷，发出“哗——哗——”有节奏的声响，那声音沉闷而绵长，像是在催促着这次期待已久的远行——东寨岛远海野养大黄鱼基地。

九点半光景，汽笛一声长鸣，满载生活生产物资的船缓缓驶出港口，穿过观音大桥的拱影。桥上车流如织，桥下碧波荡漾，现代与古老在这片海域奇妙地交融。当船驶过东港，海水渐渐变了颜色——那是一种深沉的墨绿，像极了上好的绸缎，在阳光下泛着细腻的光泽。我站在甲板上，任海风吹拂脸颊，空气中满是咸鲜的气息。远处，几只海鸥仿佛早已等候多时，立刻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它们“嘎——嘎——”地鸣叫着，在船尾上空盘旋，翅膀划过空气发出“嗖嗖”的声响。

航行一个多小时后，仪表盘显示水深已从最初的五米逐渐增加到十五米。老船长指着前方说：“那就是黄大洋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海面在这里变得异常开阔，一眼望不到边际。黄大洋北接中街山列岛、南连莲花洋，因西南侧的黄它山得名，自古便是舟山渔场的岱衢族大黄鱼黄金海域。历史上，这里出产的大黄鱼以体型修长、色泽金黄、肉质鲜美而闻名。如今，这片古老的海域正孕育着新

的希望。

轮船破浪前行，我重新登上甲板，海风已经带上了暖意。东寨岛的轮廓渐次清晰。最先闯入视野的，不是岛屿本身，而是海面上那片望不到头的黑色围栏。它们如整齐的格子铺展在海上，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远远望去，便让人忍不住惊叹。船越靠越近，才看清一根根坚实的柱子深扎深海，网格绵延不绝，将大片海域温柔圈住，那阵仗，堪称海上奇观。潮水涌过时，围栏间的

尼龙网在海水中轻柔地摆动，发出“窸窣窣窣”的细微声响，像是大海在低声吟唱。

踏上东寨岛的码头，我才真正理解何为“海洋牧场”。站在堤岸上极目远眺，围栏区域几乎占据了整个视野。这里的海域面积达66.7公顷，养殖水体超过180万立方米。工作人员介绍说，“今年5月，联合浙江海洋大学的科研力量，全部采用本地育苗、野化养殖的模式，在这里投放了530万尾大黄鱼苗，让岱衢族大黄鱼回归这片传

统栖息地。我们要让它们在这片开阔的海域自由生长，尽可能接近野生状态。”

最生动的画面出现在捕捞时刻。由于自动化设施尚未完全建成，工人们仍沿用传统方式进行捕捞。几位师傅穿着防水裤站在小船上，拉绳划至围网旁，手臂发力间，沉甸甸的渔网缓缓升起，海水哗哗作响。忽然，网内一阵激烈扑腾，水花四溅，阳光下折射出耀眼金光——岱衢族大黄鱼登场了！它们体形细长，体色金黄，鳞片闪着荧光，尾巴拍打声清脆有力，那股生猛劲儿，一看便知是在开阔深海里经受过风浪。“这鱼运动量足，肉质才紧实。”师傅的话道出关键，野化养殖的真谛，便在这广阔自由的生长环境里。

“这鱼现在多大？”我问在拣鱼的老师傅。“一斤半左右。”老师傅将鱼小心地放回网中，动作轻柔得像对待婴儿，“再养半年，能长到两斤多。你看它们多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好鱼。”他粗糙的手掌轻抚过鱼身，那动作里满是渔民对大海的深情。

夕阳西下时，我们踏上了归程。船尾拖着长长的波浪，东寨岛在暮色中渐渐远去，最终化为海平线上的一个黑点。

船回到了沈家门渔港，夜幕已降临，回首这一天，从出港时的满怀期待，到亲眼见证捕捞的激动，再到理解这片海洋牧场的意义。东寨岛的海上牧场，既延续着岱衢族大黄鱼的千年文脉，更书写着现代渔业的创新篇章。

百姓家里的柴火变迁

□曹银良

并非天方夜谭。

一个“飞雪迎春到”的日子，岱山岛高亭我老家的柴火变成了管道燃气，意味着原来瓶装的“驮罐上楼”煤气将成为历史，表明百姓的柴火进而更新换代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自古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位于七件事之首。百姓生活中，如果没有柴火，生米难成熟饭；没有柴火，便无“烟火人间”。为此，柴火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家家户户均不能缺少的重要物资。

时光仿佛倒流，小时候的我常常给家里弄柴火、捡草绒。初捡草绒，让弟弟背着一只箢，我自己拿一个箢子，箢子是用竹子制成的，像手指张开弯曲，是一种撿拢草类工具。我们上午和下午各出发一次，在田埂上、马路边、晒场村道，到处东找西寻拾草绒，把撿来的草绒轻轻放在箢里，装得满满的方可回家。弟弟人小，走路跟不上，路上无数次被幼稚的我责怪。有一次恰巧被父亲看见，严肃地教训了我一顿，说我比弟弟大，应该负重前行。之后，我和弟弟便分开撿了，各自背箢拿箢子，看谁撿得多，吃饭时大人会奖励你一小段蒸熟的方带鱼。

那时候，岛上农家普遍是石垒砖筑的两孔一根烟囱大灶，灶上按两口大铁锅，一口煮饭，一口烧菜，一平一高木质盖子，在两锅中间夹一口汤锅（装水的瓷罐）。其实用草绒当柴火，费时费力又费料。我上小学时，一般在清晨4点多就起床了，使用草绒要烧好一大锅汤饭，袅袅炊烟得冒个把小时，草绒烧饭不仅火烟不旺柴灰多，且不耐燃容易灭，于是我一边用火钳挑，一边用火管吹，常常弄得灰头土脸。不过，一年到头季节不同柴火也会有所变化，如麦秆、豆秆、玉米和高粱秸秆、干藤草之类，同样可作燃料。

小村庄藏着时光的温度

□范永海

定海百里文廊，如同一串璀璨的明珠，串联起生态山岙、美丽乡村与古遗迹，而双桥街道的紫微村，便是这串文廊上的一颗明珠。

一眼泉，一条溪，一座桥，一口井，一个休闲驿站，一条非遗宽窄巷，一座庙，一座古刹，一个传说。泉是东海福泉，溪是黄马溪，桥是徐公桥，井是槐花井，驿站是紫微庄休闲驿站，宽窄巷是国内首条乡村非遗小巷，庙是白龙王庙，古刹是里迴峰禅寺。紫微村的由来，与宋高宗赵构的避难故事紧密相连，仿佛从那时起就带着帝王的光辉。

2022年11月，舟山群岛第一泉——东海福泉在紫微先锋自然村成功出水。这47℃的天然温泉，一时间，紫微村名声大噪，也吹响了乡村发展促共富的集结号，圣沐居、知山民宿等很快应运而生。

这个冬日的上午，阳光正好。我和几位朋友走进了紫微村，被这里迷人的山水风貌和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深深吸引。

紫微村背倚狭门水库，山环水绕，田舍相依。清康熙《定海县志》卷三“山川”载：紫微尖山，县西北十五里，一曰宋家尖山……或曰古名紫皮。宋高宗避金人，航海至此，遂更名紫微。明·天启《舟山志·舟山境全图》置有“紫微岙”之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里紫微庄，宣统二年（1910年）设紫微乡。名字的传承中涂抹着历史的痕迹与帝王的荣耀。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赵构一行避难至舟山，传说在此地得到了当地村民红姑的救助，在狭门、里迴峰等地避居了8天。为感恩这份恩情，赵构后来颁下敕旨：凡舟山女子大婚，除了戴凤冠、披霞帔、

穿蟒袍外，还可以坐八抬大红花轿，鸣锣放炮，前呼后拥，前官灯引路，上挂灯结彩，下红毡铺地，吹吹打打，喜庆三日，如皇家礼。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形成了舟山独特的“新婚女子三日王”婚俗。

阳光洒在黄马溪上，这条源自狭门龙潭坑的溪流清澈见底。一位村妇正在溪边洗衣服，水流经侯家，旧时的侯家街（紫微街）便傍此溪而建。溪水潺潺，诉说着紫微街的昔日繁华与历史变迁。见证繁华的还有横架于溪上的徐家桥和桥头的古樟树，徐家桥建于清，距今约200余年，古樟树树龄180余年。站在桥面上，眼前仿佛是人声鼎沸的闹市，人来我往，商贩吆喝声络绎不绝……侯家曾是紫微乡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尽管后来乡政府已迁址别处，但旧时的痕迹依然可见。我们找到了曾经的紫微小学、乡政府原址以及旧时银行的旧址。

槐花井旁，一棵高大的槐树结着槐角。井呈长方形，池水深约1米，浮着一个水瓢，我打水洗手，水竟然是温热的。井旁有方形池潭，水冬暖夏凉。村民们说这里的水位从不上下降，甚至冬天有时池潭上会冒出一片热气。我不禁猜想井和池潭下面或许有温泉或地热。民间传说槐花井还与茶人谷内的金线龙潭龙女有关。

接着驱车来到紫微庄休闲驿站。它位于东西快速路双桥出口处，由游客中心、农耕文化广场及周边配套组成。入口处的草莓LOGO和宋高宗卡通形象体现了双桥农业特色与文化底蕴。驿站引进了餐饮、房车书店、露天电影等业态，为周边村民和游客提供了休闲场所。非遗宽窄巷沿线分布着木偶戏展馆、文化

脚在山上陡坡行走，不太会滑倒。

1978年春，我从部队退役回岱山家乡，组织上安排我在乡政府工作，同时户口也从农村迁为城镇。在物资匮乏“凭票购物”的年代里，当我第一次在单位领取买煤票证时，心里高兴得像花儿盛开一样。“再也不用砍柴啦！”是呀，这给我家的柴火变迁迎来了跨越性变化。那时我虽在乡政府任职，但依然居住在南峰农村老家。星期天一早，我立马换上解放鞋，拉着一部小板车，爬过几道岗，越过两个岭（小深水和馒头山），徒步约5公里，气喘吁吁来到高亭闸口煤场买煤，路上来回要花两个小时。虽然辛苦，但与往日砍柴苦累相比而言，就感觉轻松得不得了。每次我将买回来的散煤，按一定比例掺和泥灰，用水拌匀，然后捲起袖子把它做成鸡蛋状煤球，待晒干，相继在煤球炉子使用。随着时间推移，后来我就直接买制做好了成品煤球和蜂窝煤饼了，并非贪方便，图省力，而是商家的产品质量确实好嘛。

时代在变，岛城在变，柴火在变。

上世纪90年代末，瓶装煤气逐渐进入海岛平民家庭。打那之后，家里的柴火因而又一次得到了神奇般的变迁、升级。煤气瓶里煤气用完后需要换气，于是我常常用自行车驮着煤气钢瓶去定点煤气站换气，在自行车后座上拴牢一个铁钩子，然后将煤气瓶挂在自行车一侧。当然随着发展，如今家里充煤气不用自行车驮了。如此这般，我家与瓶装煤气及家用电器之“柴火”弦随琴响，一晃20余个年头。

柴火变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显然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人生啊，匆匆地送走了时间，送不走对柴火深深的眷恋……

母亲（外二首）

□徐珊琴

母亲，
微弱的煤油灯下，
映显着你秀美的脸庞，
针针走线是你在为孩子们辛劳，
鸡儿的啼鸣划破了清晨的雾霭，
你的发丝一夜间竟染得白霜。

母亲，
小桥上清风拂掠了你俊美的脸庞，
匆匆脚步是你对迟归孩子的期望，
你颈上的花巾随夕阳的微风轻扬，
捎去母亲对孩子柔情的思念。

母亲，哦母亲，
我慈祥的母亲，
你在等待你心爱的孩子归巢，
你在迎接你希望的孩子回家。

母亲，
我慈爱的母亲，
你是儿女们心中的太阳，
你把你的孩子们紧拥在你温暖的家乡！

孩子

孩子，
在那个冷寂冬日的夜晚，
襁褓中蠕动着你幼小的身躯，
你盈红的小脸闪动着黝黑的双眸，
仿佛探寻着人世间的奥秘。

孩子，
你对我吟吟而笑，
你那稚嫩的笑意，
霎间破化了我心中久沉的雾霾。

孩子，
你是一朵含苞的花蕾，
散发着淡然的清香，
深深沁入了我干涸的心田。

孩子，
你是一个天使，
美丽的天使，
让我清冷的心灵，
沐浴在你温暖的生命。

小路

一条小路幽幽伸向远方，
湿漉我步履的是葱葱的青苔，
簇簇的树叶润含着清晨的露珠，
昨夜的风吹散了花草的清香，
风摇曳着河边垂钓的渔竿，
惊飞了雀跃的小鸟，
泥土的芳香是大自然的恩惠。

我徜徉在小路，
流连于林间，
追逐着云彩，
嬉闹了玩伴。
不愿归去，
不愿归去，
暮然间斜阳西下……
那是一条小路，
一条昨日的小路，
一条久远的小路……